

定瞻廳志略

文雅堂書

中國民族史地資料叢刊之六（內部參攷）

定瞻廳志略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編

定瞻廳志略

目錄

總志

天時篇

山川篇

壇廟篇

物產篇

災異篇

妖幻篇

苛政篇

定瞻廳志略

資料叢刊之六

叛逆篇

藝文篇上

釋疑

藝文篇下

瞻對十二景

瞻對吟

反瞻對吟

附地名索引

定瞻廳志略

寓園主人隴西張 繼少齋著

總志

瞻對古五土司地。然文獻無稽。案牘莫攷。未能悉也。唯噶隴土司印令尚存。其失地亦已多年。自咸同年間。工布囊吉造逆。侵佔土司。劫掠過客。而是時川中流匪作亂。未遑捷伐。於是有川藏會剿之命。川中之兵。阻於一日溝不進。藏師彭饒巴等間道先入。圍困二年之久。工布囊吉自焚。藏番攘為己功。詭言花兵費三十萬。奏求國庫賞給。後少至十六萬。彼時川督因剿流寇。餉項支絀。未允其請。遂奏以全瞻地方予藏。其賦稅一切。均經彭饒巴所定。尚屬公允。後來者不肖。日甚一日。橫征暴斂。於是光緒十五年。瞻民三那攸珠等聚眾攻寨。遂去。

番官殺其隨從。民心思漢。向鎮請命。川督不欲開邊釁。委臬和協徐占奎辦理。是時瞻民一心歸國。求設漢官。而占奎武人。不知大計。殺數人。模糊了事。仍予藏番。遂至後來者愈肆。無忌憚。添兵駐防。並設一堪布鎮守。至克雅奪吉用仔仲則忠雜霸更以民為魚肉。且時復出巢。侵佔土司。招納亡命。廢我德爾格忒土司。佔向各土司要守寨幫款。侵佔裡塘三堪及革什咱地土百姓。革什咱反。迷三百家不堪其虐。逃於明正地方游牧。克雅奪吉以此為辭。每出巢擾害。明正老土司在無可奈何。每歲上銀七十兩。於是逆焰稍息。去年老土司故。小土司尚未承襲。未與此款。於是仔仲帶兵出巢。擾及少悟石以上地方。明正土兵抵禦敗績。遂燒毀房屋數站之遙。殺害數十人。其餘截耳斷手挖目者。不計其數。又生擒數十人。置之黑房。大兵收寨。後始釋出。氣息有僅屬者。可慘也。已明

正何鑪文武呈控稟督憲鹿公（傳霖）委秦倅雲龍查辦。秦佐道鳩命角洛汎千總盧鳴揚等調伊聰審。盧鳴揚到瞻則不放進寨。以惡語相加。盧鳴揚徘徊寨外數日始歸。秦委員回省直稟。始命李飛龍帶長勝右營同羅太守以禮出關辦理。而督憲尚無用兵之意也。及李羅出關。則仔仲正逞兵於章谷。於是羅李先到章谷。而仔仲遂抗拒天兵矣。章谷者與朱窩俱霍爾五土司之一也。章谷土司即麻書土司札喜旺甲也。本章谷老土司汪欽瞻登之親子。出繼麻書已承襲矣。而章谷老土司故札喜旺加逐其繼母骨肉。芝麻並其幼弟。意欲一子雙桃霸佔章谷。所以又聚朱窩之女為小婦。章谷印信號紙存小婦手。後因反目。其小婦不與印信號紙。又恐不敵札喜旺甲。遂投瞻對。仔仲狃於德格之事。帶兵出巢。佔住章谷新寨。擾害夷漢居民。彼時札喜旺甲亦逃。漢兵作鄉導。

同住舊寨。而仔仲竟敢斷我兵水道。起意抗拒。鎗炮斃我勇丁多名。久而不退。此時李羅已稟而督憲。已命周萬順帶兵前往矣。萬順以兵法攻其所必救。欲解章谷之圍。不如直抵瞻對。遂分三路進兵。游擊馬驥帶右營由蒼龍溝進。游擊曹懷甲總兵李章帶勇由一日溝進。萬順由間道約至麥科相會。一日溝者。最險要處也。仔仲聞即斂兵在此固拒我兵。攻打互有勝負。抵死不能進寸步。馬驥在蒼龍溝用巴麥土百戶瓊珠往各帳宣國威德。蒼龍溝守險之眾。一律投誠。一日溝聞之。亦是散去。仔仲只帶隨從藏番奔回中瞻。詎眾固守。已去搬兵。遂逃。我兵三路會集於麥科。歇息數日而後進。則中瞻守禦已固矣。中瞻新舊二寨。環以十三礮。繞以鴉龍江。號為天險。逆番又斷浮橋守礮以拒甚力。是時萬順以皮船渡江。破其各礮。裡塘守備帶兵已破下瞻官寨。上瞻之民已投

誠惟中瞻礪寨孤立而不降者。恃仔仲之援兵也。所以相持數月之久。傷我勇甚多。訖無成功。督憲以萬順之久未成功也。遂命繼帶自統三營來接應。兼辦善後事焉。於是萬順遂督勇大戰。一日數接。破其數礪。又命李飛龍帶勇盡截其援賊於境外。之堆奪吉見我師日益而彼後無援。計窮志索。始於十月二十五日出降。萬順念我朝待藏番甚厚。又不忍殺降。遂給夫馬全數遣歸。督憲以為辦理得宜。遂奏請將士陞賞有差。當逆番投誠之日。正繼前站到瞻之時。後十餘日。繼始到。則瞻民簞食壺漿以相迎矣。繼到之後。周軍盡出方清戶口。定賦役。問民疾苦。則皆訴逆番之苛虐。各土司亦呈訴屢被欺侵之苦。詳於苛政。是時逆番尚徘徊於德格之剛拖竹卡。繼遣兵驅逐。瞻民亦欲從而追殺。已及之。而逃聞與新派番官均任察不多。然全瞻已為我有矣。建置一切及易今

名皆繼稟承督憲而定之。故不揣謏陋。志其略焉。

天時篇

春夏秋冬莫信乎時。然過寒過暖。即內地不一。何況關外。今入版圖。已請督憲咨欽天監。編入時憲書。推其節候。以便遵奉。茲特志其異者而已。志天時。

瞻對地方寒多燠少。每歲七八月即下雪。至三月方消。播種者及其時始收。而霜又降矣。至中瞻天氣暄和。然無多地。三十里外即不同矣。麥科地高而衝寒尤甚。不能耕種。而游牧之民逐水草而居。若至冰凍草枯。復移向別處。故此地之雪有經年不消者。群峰高聳。皚皚然若玉壘也。四季風皆大。春秋尤甚。風無定所。惟北風必雨雪。南風必晴霽。初三四夜不見月。十七八始圓滿。正二月間每下雪。則封山。蓋地氣已動。其下消融難行。過日午風起。成冰。牛馬俱滑。難開。

步。故數月人不能行。謂之封山。若冬日亦雪大封山。然尚易行。每驅旄牛數十於前。而人循行於後。無礙也。然人馬獨行。即晴日若遇大風。吹積雪撲面。氣閉難出。往往在此凍斃。或曰。雪山之神作祟。未知是否。然可畏也。已三月雪消。草始萌芽。則牛馬方得食。故瞻地牛馬春冬瘦。而夏秋肥也。即盛夏時早晚必穿夾衣。而瞻民四季一裘。或一毳子衣。每天無片雲。皎日當空。皓月千里。而漫漫飛雪者云。是別處吹來者也。大約平地稍陰。即高山大雪。每歲三月方雨。而今歲二月已得微雨二次矣。則亦天時之偶異者也。

雪山神之靈應。著於靈應篇。土人云。此地時節去今年稍異。逢盛寒時。而冰橋稍融。正封山時。而得雨。草已萌芽。皆前此未有之奇然。則既作天氓。則風氣將有大變者矣。此亦何足異耶。

山川篇

山川動稱古迹。而夷地無所紀載。余嘗謂五嶽四瀆。以及各處名勝。無人表彰之。亦莫非大山洪河耳。若夷地山川置之繁會之地。亦有足供人玩賞者。則山川在夷地。亦山川之不幸也。今既入版圖。則山川阨塞。本為政所不可略。非但為遊觀計也。隨時周覽。并採人言。不揣荒陋。輒加潤色。著之於編。敢謂自我作古哉。抑使後來者得有所稽攷覽觀而已。志山川。

近寨皆山圍繞。後山崢嶸若虎踞。前山委蛇若龍蟠。識者謂居此者多跋扈。則前次藏番之出巢妄為。皆此之故。余見山雖凶猛。而氣勢太促。直似兔起蛇伏耳。故名。後山曰兔起。前山曰蛇伏。麥科山最高而遠。由松坪至松林溝約百里之遙。積雪一望皚皚。其高處有經年不消者。舊有官寨一。廠房一。牧放牛馬者。

夏日草生始牧於此其地亦產金三月後挖金者自遠而集瓦述游牧之民亦多但冬日則人烟稀少風雪甚大路途復長行者苦之今已添修營房四處遂不過三十里以後免歌行路難矣其地離寨一百里

上瞻對伏山一座名曰靠瓦那日其山三峰並列瞻對第一高山那日譯言高山靠瓦譯言大雪言此山之雪經年不化也與麥科山等所謂群峰玉壘者是也伏山者夷謂仙山也每歲正月四月不等喇嘛及各處男婦來朝山上遍插龍打即寫經之幡竿也圍繞拜跪誦麻哩即佛號也不用香燭燒栢枝及酥油氈布等物以當香燭謂之粟把或有跪馬者曰敬日打益言敬山神也此山離寨三百六十里

呵腮供山一座名曰札噶札噶者言崖大也山本陡險難行夷氏謂之仙山其

朝拜亦如之。離寨二百里之譜。

下瞻對供山一座名曰拉扎克。拉扎克者人鼻也。此山下垂如鼻有孔。孔各有洞。言昔有人在洞修煉。白日飛昇。故夷民歲時朝拜。云離寨一百八十里。

牙你供山一座名曰噶拉札。亦言其崖之陡險也。其山石色白而堅緻如玉。全山若一石長成。而崖壁陡險難行。夷民朝拜以為仙山。其上之麋鹿群游。亦以為仙人養。莫之敢獵也。離寨二百里。十二景中有仙鹿養茸。即指此也。

雄隴西之供山名雄隴。札噶言其山峰似刀也。其上產知母。貝母。夷民莫敢挖取。云是山神之心也。取之不利。離寨六十里。

噶巴供山名噶德。那則夷名噶德為黃教。那則供奉也。言黃教供奉之山。其下有黃教喇嘛寺。因之以名焉。離寨三百四十里。

鴉龍江為贍對第一大水。來源甚遠。由甘牧入贍對境。一路清瀆。匯流者甚多。遶寨而過。到河口入裡塘界。另有攷。附載藝文志。其水清澈。惟贍對有橋二道。餘俱以皮船渡。冬則冰凍可行。謂之冰橋。即景中所謂冰橋寒瀨者是也。寨後山下有泉。自土中出。津不絕。冬夏如一。甚清。而飲之氣喘。人言其山下產金。故水重。未知是否。然好事者稱之。每碗較重於河水。近寨田地藉以灌溉。亦即由此入於河。

仁達溝河自章谷來。云下流入金沙江。亦以皮船渡。過客苦之。然先藉為天塹。入贍必由之路。號為最險。今既隸版圖。則飭令修橋設汛守焉。前次過皮船者。每人取洋錢一元。土司以此為利。今改為橋既穩便。而省其費。擬每人收一角。以作汛防公用。此地舊屬章谷。與革什咱。今既改流為附民。則其地亦應歸入。

瞻對矣。

溫泉在脚窩離中瞻三站之遙。泉從大石上竇中出。其眼大小數十。大者如碗。小者如箸頭。滾滾如沸湯。置雞卵其中即熟。旁又有一冷泉。冒出。冷熱相兌。始可浴。無論冬夏。常有夷民男婦。攜帶口糧帳房。往就沐浴。輒四五日不止。有瘡疾浴之即愈。其下有丹砂故也。兩旁石亦透露可愛。此泉中所謂石竇溫泉者也。余嘗見臨潼溫泉。其旁菜蔬皆早熟。惜夷民不知。徒用沐浴。負此泉矣。卓窩離寨六十里。亦有溫泉。源小而水不甚熱。特離中瞻近耳。夷名促老。海子也在麻熱地。遠視如碗。盛水終年清澈。無塵。不知深淺。無論春冬。不盈不涸。不流。夷人以為神潭。其上一小者亦如之。喇嘛達寺於其側。即名促克。蓋言廟在海子邊也。離寨一百二十里。